

駐守交通部的最前線已經四年多，期間與死神的接觸是這麼近那麼遠。每年交通意外的死亡人數遠比被謀殺的多，在一些嚴重交通意外中，我必須到達現場協助處理，在拯救生命的同時亦要維持現場交通秩序，盡量減少對其他道路使用者的不便。如涉及人命傷亡的案件，我更擔當傳達死訊予死者家屬的重要角色。但這個角色十分沉重，壓力相當之大，因為交通意外來得十分突然，親朋戚友都未能反應過來。一方面需要顧及他們的感受，另一方面亦想將事件盡快處理好。

傳達不幸消息的地方通常在醫院的急症室，等候的市民都不難發現有嚴重交通意外發生，因為必定看到大量的交通警員到達醫院跟進調查工作及大量傳媒在守候報道。為免反覆做成傷害，我會等待所有家屬到達醫院時才將死訊一次過表述。當接到死訊時最常見的情況是呼天搶地的哀哭，叫喊聲會傳遍整個急症室，我所用的詞語往往都是最簡單最直接的，沒有太多的修飾。每當家屬難以接受不幸消息的時候，便會產生一大串疑問，彷彿想對這個突如其來的意外作出一個合理的解釋，「明明我啱啱先同佢飲完茶，點解會咁架？」，「佢今朝返工嘅時候都好地地架！」；亦有一些反應是自責及愧疚，「如果我同佢一齊出街搭車咪無事囉！」，「如果我有打電話叫佢睇車咪冇事囉！」當然，有些家屬是相當平靜及豁達，「冇辦法，時也命也，整定嘅。」其中有一次令我感到相當意外，竟然由死者家屬反過來安慰我，「阿 Sir，都唔關你嘢事嘅，我都知你哋盡晒力！」

當不幸消息已被消化，所有悲傷情緒看似沉寂下來，在辨認屍體或見死者最後一面時，負面情緒每每再度湧起，在停屍間的景況更令人感到悲傷。簡單的道別如「安心上路，我會照顧好屋企人，我會聽聽話話。」，亦有些充滿感情的道別，在狹窄的空間裏雙手合十，跪地叩頭三拜，然後向先人親吻額頭作最後道別，最叫人動容。去到另一個極端的情況是憤怒

的表現，有一位中年人對著因亂過馬路而被車撞到的太太遺體不停指罵，「我講咗幾多次唔好咁過馬路啊！死蠢！你睇吓你依家搞成咁！抵死！成世人都係咁！」雖然語氣上是責難，我看到的卻是愛的表達，只是以另一種方式表達出來。

於前線交通部工作令我感受到生命的無常，飛來橫禍更是令人措手不及，對於生命會有多一番珍惜和反思。交通警政並不是純粹對違例司機及車輛進行檢控，這只是一個過程，我們做的是拯救生命的工作，透過不同的方法改變不負責任的駕駛行為。在道路上，我們是不受歡迎的一群，受到違法駕駛者及其他道路使用者語言暴力對待並不是新鮮事，但我們打從心底知道，我們的努力不單是為了確保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更是為了拯救他們整個家庭。